

L. R. Gotschalk 原著 駱邁譯 下冊

法國革命時代史

南方印書館

L. R. Gottschalk 著 駱邁譯

法國革命時代史(下)

南方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
不准翻印

法國革命時代史(下冊)

(The Era of French Revolution)

下冊實價國幣三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人

L. R. Gottschalk

翻譯人

駱 邁

發行人

葉 波 澄

印刷所

重慶南岸敦厚下段六十三號
南方印書館

發行所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卷下 目次

卷下 穩定與反動

第一編 拿破侖波那帕脫之興起

緒論

第一章

拿破侖波那帕脫成爲法國主人

七

第二章

拿破侖波那帕脫成爲法國君主

一七

第三章

革命之結晶

三七

第四章

拿破侖雄霸歐洲

五一

第二編

失敗與反動

七一

法國革命時代史卷下

二

第一章	大陸制度	六九
第二章	解放退位與復辟	九三
第三章	歐洲之恢復與反動	一二三
第四章	結論	一二九
參考書目		一四五
大事年表		一七九

卷下 穩定與反動

第一編 拿破崙波那帕脫之興起

緒論

有個陳舊的故事說：美國有個暴發的百萬富翁，爲着表示他對於文化的興趣起見，曾爲其圖書館定購所有關於拿破侖波那帕脫的書籍；不久，他的代理人打電話問他如何安頓那若干千卷業已購得的書，因爲另有幾千卷業已買好，馬上可以交貨，苦無餘地可以安放。這故事也許不是真的，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因爲更有許多暴發富翁并不瞭解拿破侖波那帕脫也許是歷史上最爲人所論列的人物。法國學者戴瓦（David）所編印的拿破侖目錄，即有普通本子大小者三卷；德國學者契解森（Kiehlken）所編印之更完全的目錄正在進行中。意大利學者龍布羅梭（Lombroso）所編訂之更大的目錄，亦未完成。論及他的書之目錄都要佔這麼許多篇幅，也許多再沒有一個人用得着這樣的。

這并不是爲怪。因爲從一七九七年到一八一五年間之拿破侖史，即爲法國史與歐洲史之最重要的部份，有時甚至相當牽涉到歐洲以外。在此時期最後十年中，整個歐洲是直接或間接地處於他一人勢力支配之下，這是歐洲以前所沒有過的。故此，拿破侖不免要費去歷史家之大量紙筆。

歷史家對於他身後之爭論，也一樣地是不可避免的。祇要拿破侖能老做他自己的歷史家；說得更恰當一點，他自己的代言人，纔可沒有爭論。那時，他的一切均經官報小心慎重地報

告出來，使法國人民對於這位領袖或皇帝，具有無限的仰慕與熱情。一到拿破崙失敗而波旁家再掌握着法國之輿論及金融時，復辟時代的著作家，覺得他祇是一個眼光深入的無賴。一八四〇年時，路易腓力在外交上採取退政策，在內政上採取保守政策，激怒了法國具有武力思想及自由思想的份子，使他們再回到這位「小班長」。他本人在聖赫勒拿島 (St. Helena) 上寫下了他的辯護訴：柏朗熱 (Beranger) 及雨果 (Hugo) 用抒情詩篇歌頌他的光榮；他的屍體曾赫赫地運回到森內河畔而為那位資產階級的國王爭得本非其所有的光榮；邁厄 (Thiers) 則已開始出版其復辟時代及帝國時代史。透過前一代所罩的厚幕，一八一五年時之拿破崙又重新出現，外表像是一個為自由而戰的武士，曾盡力來保衛法國革命以對抗敵國暴君的陰謀。這本是一種傳說，拿破崙的傳說，但牠足以使偉大的拿破崙破之姪兒當選為總統（一八四八年），且進而躋於帝王之列（一八五二年），這位姪兒彼時之聲名，不過是個寫了兩本輕率的表揚波那帕脫之作的作者。但是，正如蕭伯納在聖約安 (St. Joan) 第五幕中所說的一般，已經登仙的人不必再使之下凡，假使他的傳說仍為世人所尊重的話。在拿破崙第三時代，雖然拼命來維護這種傳說，定要錦上添花；但這花朵已在枯萎，到了塞丹之役時，竟會化為烏有。從此，為此傳說張目的史家則有馬松 (Masson)，汪達爾 (Vandal) 及俄瑟 (Housaye)，反此傳說者則有滕內及藍夫累 (Lanfrey)——更近則有威爾斯 (Wells)，格達拉 (Guedalla) 及格拉爾 (Guérard)。

正如某問題發生兩極端相反的意見時一般，擁護或反對此種傳說者的意見，都是不正確

的。拿破侖既非天才，亦非魔王；亦非武士，亦非賤奴。和常人一般，他一樣地是遺傳及環境（其中須包括當時之政治情況）之產物；大體而論，對於所及於他或因他而及於旁人的事件，他所應負之責任并不較常人爲多。譴責他與頌揚他，都不免失之膚淺。他是命運之工具，同時也是命運之主宰。他的一切作爲，并非由於惡魔的的狡黠或神聖的啓示，卻由於時代之需要；不過他具有的心靈，雖屬脆弱而平庸，但較一般人所具有的更有力、更有才、且更透澈，因而對此需要之看法不同。換言之，拿破侖不曾造時勢，卻爲時勢所造成。倘使說他較常人偉大，則是因爲一個非常的心靈在非常的情況中，必然產生非常的結果，不論這類結果是謀殺、奠立宗教、棒球之驚人表演，或爲帝國之征服與統治。不論用什麼偉大之標準來衡量他，他之所以得稱爲偉大之最好保證，只在其事業之非常性、重要性、及顯赫性。

法國革命時代史卷下 第一編



第一章 拿破侖波那帕脫成爲法國主人

科西嘉島之愛國者 雅各賓派軍官 勝利的將領 領政制憲法 人民投票接受

多岩的科西嘉島位於地中海，即古羅馬人所謂迪倫尼海（Tyrrhenian Sea）之西北角。此島曾爲迦太基帝國之一部分，繼爲羅馬所征服，後又爲熱那亞共和國所領海上島嶼之一，最後於一七六八年入於法王手中。已往的事變雖如此複雜，但直到此時爲止，并無任何事件足使此島處於重要地位。較牠廣大的鄰島，薩丁尼亞與西西里，均曾以其島名爲王國之名，而科西嘉島雖爲浪漫民族之老家，默里美（Merimee）從而寫出了他的科倫巴（Colomba），卻始終是個不爲世人所重的地方。

命運使其在這屬於法國的時代產生光榮的事業。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卡洛波那帕脫（Carlo Buonaparte）與馬利亞勒迪西亞拉摩林諾（Maria-Letitia R Amelino）夫婦，在科西嘉島之首縣阿耶佐（Ajaccio）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而名之曰拿破侖。拿破侖的哥哥名叫若瑟（Joseph）。在若瑟之前還生了一個孩子。可是在嬰孩時便死了。在以前，若瑟的名字本爲拿破侖，在他哥哥死後，他纔用他哥哥的名字而叫若瑟。因爲這樣改名之故，使若瑟與拿破侖相混，因而很可能地發生難於斷定拿破侖生年之困難。妒忌這位未來之法國皇

帝的人，甚至不承認他之生在科西嘉島是屬於在法領的時期，而是生得更早點，這是顯然不對的，現在可以確定他是生於一七六九年。

拿破崙九歲時，即被送往法國布里盎陸軍學校去讀書，他在那兒大部份時間與異族相處，生活是困難而不快活的；但他在那兒開始學習如何運用其軍事天才，這天才是在後來不曾有人比得上或超過他的。一七八四年畢業於布里盎後，在巴黎軍事學校又住了一個短時間，一七八五年被任為法國陸軍之砲兵班長。當時他還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孩子。在他當時所用而保存的筆記本中，曾記下這麼一句：「聖赫勒拿是個小島。」小島在這個偉人一生中卻佔了重要地位，他是生於科西嘉島，短期間被放逐於厄爾巴島（Elba），而死於聖赫勒拿島。

太平時的軍營生活並不很緊張，因而這位青年班長，得有充分餘暇來吸收十八世紀哲學家——尤其是盧梭及雷那爾——之著作。他也試着運用哲理之時髦消遣方法，寫些短文和短故事，並且計劃着要好好地理。部關於其故鄉科西嘉島的歷史。當他沉於文字生活中時，法國革命爆發了，將他捲入於革命同伐異黨之潮流中。他在法國唸書時死去的父親，本是科西嘉島著名的愛國之士，曾先後謀使該島脫離熱那亞及法國而獨立。現在，他父親的事業落在他及他的兄長若瑟肩上了。他請假於一七八九年九月回到了阿耶佐。他從事於組織國民衛軍，希望一舉而爭得科西嘉島之獨立。可是法國駐軍不容其有公開活動，同時，國民會議又使該島從被征服的地位而陞為法國之一郡；科西嘉民族英雄拔奧利（Paquale Paoli）做了該地行政會議之主席，於是謀獨立之熱情消失了，這位波那帕脫班長於一七九一年二月又到法國

而回到軍中。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斯提爾堡攻陷後，貴族相率出國，使法國陸軍中高級官佐大爲減少，故波那帕脫匪特不須解釋其離開軍隊之行爲，反而於一七九一年七月一日升充排長。關於這渴想活動時期之生活，他本人留下了生動的記載：

「我可以寄點錢給我弟弟作住宿之費。你知道我怎麼辦到這一步嗎？我從不涉足咖啡店，也不在社交場中露面；吃的是乾麵包，自己刷衣服，爲的是穿得耐久而像樣一點。因爲不要在儕輩中太露頭角，我過着熊一般的生活，老是獨自一人在斗室中讀書，書是我唯一的朋友。那些書呵！用何等嚴格的節省方法，節省到實際的必需品上面，我纔得享受購置這些書籍的愉快！由於節成之故，我卒能積得十二鎰之數，懷着孩子般的愉快，步往主教宮附近的書肆。我常以嫉妒的心情去流覽書架上的書；在我有錢購置以前，覬覦已久。這便是我青年時的娛悅與消遣。」

這時他甚至想獲得法國各學會之懸賞獎金，但未成功。同時，他代理發蘭斯(Valence)雅各賓俱樂部之祕書，其軍隊正駐在該地。

一七九一年九月，他又得到請假之允許，而再有參預科西嘉島政治的機會。他第一次運用其武斷方法，以武力阻撓一位不利於他的辦理選舉專員，故得使他自已當選爲阿耶佐義勇兵團團長。但他的激烈主張，尤其是涉及政教的主張，使他有許多敵人。一七九二年復活節一星期中，阿耶佐市街發生了騷亂，其責任即落在他身上，使他有受軍法裁判之危險。他決定回巴黎，他不但失去了在科西嘉的勢力，而且被開除於法國軍籍，因爲他假期已滿時而不

會報到。

接着所過的窮苦日子，比他以前任何時期的生活都壞。這時期，正是法國人民情緒急轉而反對王政的時候，奧普已組成反法國革命的同盟，其恫嚇致促成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路易十六之倒。波那帕脫目擊當日之攻打杜伊勒里宮，後來他表示：他在目觀人民敢於攻打着制服之士兵時，爲之駭然；假使他受有命令，他當時會樂於去保護國王。

王政之倒，卻有利於波那帕脫之未來。新內閣寬恕他之軍事過犯，任命他爲其原來軍隊中之連長；一七九二年九月第三次九月十一日他又到了阿耶佐，係因藉口送他的妹妹馬利安（Marianne）從法國學校回家。波那帕脫不顧埃奧里之反對，再統率科西嘉之志願兵

。此時，埃奧里已變成反對國民大會激進政策的人，并拒絕以武力對抗英國，當他亡命時，英國人是他的主人。逮捕他的命令業已發出，雖然大多數科西嘉人民在擁護這位老年領袖，而且老波那帕脫又是這位科西嘉民族英雄最可靠的朋友之一，但是拿破崙決定爲法國國民大會而與之角逐。科西嘉民衆公會宣佈拿破崙爲法外之人，他的家遭人攻打焚燬，他的母親及全家不得不逃走。波那帕脫希圖奪取阿耶佐，但其計劃失敗了，一七九三年六月，他只得帶着全家離開科西嘉而到法國。從此他不再是一個科西嘉人，而完全盡力於法國，及戰事。

這位法國軍人之驚人事業，開始於土倫。這個城市之叛民，乞助於英西艦隊，使之開到港外助其抗拒國民大會之軍隊。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初間，波那帕脫因善於運用砲兵，得升任營長。十二月十七日，他奪得足以控制土倫港的半島，壓迫英西艦隊撤退。十二月十九日，

士倫城陷於圍攻者的嚴酷報復之手。由於司令長官杜敢密爾之主張溫和（也許波那帕脫覺其亦然），纔使國民大會之時使佛朗明對叛民所施之懲罰，不致較實際所發生的更壞。因參與圍攻士倫之功，波那帕脫得二度升遷，於一七九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做了砲兵團長。一七九四年五月被調往意大利方面軍。

正在圍攻士倫時，波那帕脫有暇寫下一篇東西，記述四個假想旅客在波格爾旅店中的談話，名曰波格爾之晚餐（Le Souper de Baucarne）其中表現贊成雅各賓黨而反對布里索派之主張。他因圍攻士倫而得認識小羅伯斯庇爾，由此人之力而使波格爾之晚餐由國民大會印行。這樣使波那帕脫與雅各賓黨及羅伯斯庇爾派發生了關係。一七九四年七月羅伯斯庇爾失敗時，波那帕脫被連累去職，且遭下獄。幸而找不到他參與羅伯斯庇爾「陰謀」之證據，不久即被開釋，且被派往意大利方面軍。

這時，科西嘉之叛亂已發展到相當程度，該島人民竟自願處於英國保護之下。國民大會之公安委員會決定要平服牠，波那帕脫受命統率派往平服其前所最愛護的故鄉之大軍中的砲隊。主持這次遠征者爲代表科西嘉的國民大會議員薩利測底（Saliceti），此人曾數度爲波那帕脫之栽培者。可是運軍前往科西嘉的艦隊遭毀壞，以至不得不放棄此計劃，於是波那帕脫又閒居無所適率。他受命充任西路軍的步兵軍官，位於較他僅大一歲倫奧什將軍之下。他不願意接受這命令，因他不願服役於步兵，且恥居奧什之下。他儘其所敢地一再逗留於巴黎，同時以其征服意大利計劃來感動當局。他既未遵命前往部隊，因於一七九五年九月再被開

去軍籍。他又陷於無望的失敗中。

可是巴黎之政治變化，不久使他達到他所不敢想望的地位。國民大會爲法國草好了一個新憲法，爲着要在未來的新政府中取得優勢起見，通過了遭物議的「三分之二法令」。結果造成了新正月十三日（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之暴動。在這一天驅散了進攻的民衆而救護國民大會的便是波那帕脫。

此後的事變便是法國第一共和時代史之一部份，前面業已敘述過。（註一）假使說，從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僅因爲全國注目於拿破侖波那帕脫之活動，而使法國政府不爲人所重視；那麼，從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後，拿破侖波那帕脫便是法國政府，拿破侖波那帕脫之歷史便是法國的歷史。

依照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共和國八年新二月十九日）之令，波那帕脫做了三領政之一，當時法國并無外患威脅。馬塞那阻住了俄奧軍於沮利克，蘇發羅夫（Suvoroff）業已率領戰敗的俄軍開始退出瑞士；而布律恩亦已阻遭英俄軍之進攻比利時。可是，自波那帕脫赴埃及以後，法國所受之損失是很大的。在新二月十八日之他振振有詞地質問執政府：

「對於我所留給你們如此光榮的法國，你們幹了些什麼？我留給你們和平，結果是戰爭。我留給你們勝利，結果是戰敗。我留給你們意大利之財富，結果祇是些榨取與困民之法
律。」